

傅作義與東北之戰

陳嘉驥

一、東北壯遊之十六

頗富韜略亦善機變

傳作義原係閻錫山部下，在內戰中因堅守河北省涿州而嶄露頭角，並爲張學良所賞識，因而一度在奉軍節制之下。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佔領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侵略箭頭指向熱河，並把戰爭帶至長城沿線，爆發了民國廿二年的長城戰役。

在長城戰役中，中央軍第廿五師關麟徵部，

戰時，他處身其間，不斷學習揣摩，學會了不少權術，擅長兩方討好，八面玲瓏。比如，在張作霖與閻錫山對壘時，他最初堅守涿州，得到老長官閻錫山的好感，投降後能被張學良推重，局勢演變他重歸閻錫山麾下，而仍能保全與張學良的交情。這樣左右逢源，看似容易，其實並不簡單，傅作義却優能爲之。

學步閻馮去短留長

第二師黃杰部，東北軍何柱國部，西北軍宋哲元部，均有輝煌戰績。而傅作義的三十五軍，亦有很好的表現，堅守豐潤地區，本身雖有重大傷亡，使日軍亦付出相當代價，不久塘沽協定簽字，長城之役的戰績遂不爲各方所注意。當年日本砲火犀利，國軍部隊對抗日軍，予以重創者，全賴官兵愛國情緒高昂，以血肉之軀與近代化之敵軍拼鬪。

傳作義有小聰明，善於學習他人之所長，以掩飾自己之所短。在用兵上他在守秘、兵貴神速以及多變化方面，總有其獨到之處，在當年北洋軍將領中，是一個頗具韜略者。民國初年軍閥混

傅作義對其部下，頗擅籠絡之術，使人有推心置腹之感。所以不論張蘭峯、董其武、安春山、魯英磨，以及在中央軍校畢業的鄧友三等，皆能對其忠心不二，願供驅策。有人論及傅作義此點，頗似關外張作霖父子，所謂用人不疑，疑者不用，故能令出必行，部衆無不翕然信服，雖死不辭。同時，傅作義久隸閻錫山麾下，學習揣摩

自山西部隊中由排、連長，逐步擢升至抗戰期中的十二戰區司令長官，以及勝利後戡亂時期的華北剿匪總司令，統兵數十萬；但他穿的總是一襲老布軍衣，吃的亦是粗茶淡飯，處處表示與所屬部隊同甘共苦。據說，傅作義這是傳自北洋軍閥中，最善倒戈犯上的馮玉祥的衣鉢，但傅此項功夫，可以說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猶在倒戈將軍之上，並且合情合理，不似馮那樣虛假與矯揉造作，而令人有啼笑皆非之感。

民國十三年起，蔣總司令率師東征北伐，眼光遠大，戰術靈活，更能當機立斷，是以每能以寡敵衆，以少勝多。尤其在北伐之役中，最初不過統帥十數萬雄師，卒能擊潰北洋軍閥的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百萬之衆，不二年即能北伐成功底定全國。據說，傅作義對我最高當局用兵之道，很下了一番苦心加以學習，是以在民國廿五年擊潰盤踞百靈廟的東蒙匪首王英之役。傅作義在對日抗戰時，有五原之捷，戡亂初期亦有包頭、歸綏之勝；其後，在張家口收復符，聲勢顯赫，凌駕閻老西之上。另外，傅作義

役，鄧友三冀中穿心戰之役，運用戰術至爲靈活，表現不凡。

總之，傳作義係一頗富心機之人，但他誠浮於僞，喜盜虛名，貌似恭順，而胸多城府。他外示人以謹嚴而內懷鴉張，善看風頭，投機取巧，是長於騙長官騙部下、騙國人的一個僞君子！

抗戰時的司令長官

在抗戰期間，最高當局爲了肆應日本侵略，共劃分了十二個戰區，每個戰區由司令長官全權指揮一切抗敵事宜。戰區所轄地區，隨戰事變化亦有若干改變，司令長官人選有的始終由一人出任，亦有數易其人者。筆者約略對各戰區變化及人選更迭情形試述如下。第一戰區，初爲平漢路沿線，其後轉變陝西、河南省一帶，司令長官前後有程潛、馮玉祥、蔣鼎文等人。第二戰區，在山西省，司令長官始終由閻錫山出任。第三戰區，在江、浙、贛、閩各省，司令長官始終由顧祝同出任。第四戰區，在粵省西部桂省東部，由張發奎任司令長官。第五戰區，初在魯南、蘇北徐州一帶，嗣因戰爭轉移至河南南部湖北省北部一帶，司令長官由李宗仁出任。第六戰區，在湖北省西部長江兩岸地區，司令長官由陳誠出任。第七戰區，在粵漢路南部韶關一帶，司令長官由余漢謀出任。第八戰區在甘肅與寧夏地區，司令長官由朱紹良出任。第九戰區，在粵漢路北端，湖北南部與湖南北部一帶，司令長官初由陳誠兼任，嗣由薛岳出任。第十戰區轄陝西地區司令長官由蔣鼎文出任。第十一戰區，原在河南省北部、

河北省南部、山西省南部一帶，由孫連仲出任。第十二戰區，在綏遠由傅作義出任。

傅以淺資膺當重任

各戰區司令長官多係蔣委員長領導北伐時期之總司令總指揮或軍團長，如閻錫山、馮玉祥、程潛、孫連仲等，以軍長出任司令長官者，僅傅作義一人，足見蔣委員長對傅倚畀之殷。抗戰勝利初期，十一戰區、十二戰區，與東北地區國軍，時常互相支援配合作戰，頗收成效。其中國軍於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十一日收復張家口之役，三個地區國軍同時出動；十一戰區國軍，沿平綏路北攻，使共軍疑爲國軍攻擊張家口的主力部隊，正在大肆調動冀北與冀東部隊，企圖阻擋國軍北進時；東北國軍自遼西及熱河越長城西向，佔古北口，對集結在平綏路以東共軍，予以側面攻擊，並對冀東實施面的掃蕩，使李連昌部共軍疲於奔命；這時十二戰區騎兵部隊，在傅作義率領下同出任。第四戰區，在粵省西部桂省東部，由張發奎任司令長官。第五戰區，初在魯南、蘇北徐州一帶，嗣因戰爭轉移至河南南部湖北省北部一帶，司令長官由李宗仁出任。第六戰區，在湖北省西部長江兩岸地區，司令長官由陳誠出任。第七戰區，在粵漢路南部韶關一帶，司令長官由余漢謀出任。第八戰區在甘肅與寧夏地區，司令長官由朱紹良出任。第九戰區，在粵漢路北端，湖北南部與湖南北部一帶，司令長官初由陳誠兼任，嗣由薛岳出任。第十戰區轄陝西地區司令長官由蔣鼎文出任。第十一戰區，原在河南省北部、

其後，東北戰局轉緊，民國三十六年六月第二次四平街大會戰（第一次係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國軍圍攻四平街大勝後，收復吉長七十座名城重鎮），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雖對外宣傳亦獲得空前大勝。實則四平街本身瘡痍滿地，僅只未城亦不止數十，遼寧省南部、吉林省西部，及整個安東省均陷敵手，東北光復區半壁江山頓非我有。自此之後，只聞華北的九十二軍與九十四軍的頻頻出關，協助東北國軍掃蕩遼西，不復再聞東北國軍進關，協助華北國軍掃蕩作戰矣！尤有進者，視爲東北光復地區的大動脈，中長鐵路的瀋陽、長春段的交通亦被共軍切斷，國軍光復區一部爲二，難以統合作戰，遑論北取哈爾濱與南下大連之目標了！

陳誠出掌東北軍政

政府鑒於東北局勢，已逐漸演變成對國軍不利，乃命令陳誠以參謀總長身分，於卅六年九月兼任東北行轅主任，藉以挽回四平街戰役後國軍之頽勢。陳誠抵東北後，除全力就東北原有國軍部隊予以擴編外，如從五十二軍中抽調一九五師，由陳林達師長出任新五軍軍長，新六軍的師長龍天武出任新三軍軍長，新一軍的三十八師師長李鴻出任新七軍軍長。並將關內周福成的五十三軍及王鐵漢的四十九軍兩支勁旅，從其他戰場抽調至東北戰場，俾能一舉重新獲得優勢。四十九軍軍長王鐵漢即係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時，守衛北大營首先抵抗日軍的團長。抗戰期間，王

鐵漢轉戰南北，已經由團長游升至四十九軍軍長，及滬杭地區的警備司令。五十三軍原為張學良東北軍精銳的萬福麟部隊，周福成亦係東北軍宿將，得蔣委員長賞識，故能繼萬福麟出任五十三軍軍長。這兩支部隊到東北後均出師不利，四十九軍在葫蘆島登陸後，即在錦西誤入共黨預伏陣地，在楊家杖子之役損失近半；五十三軍至東北後，即行戍守遼北的西豐等地，亦遭敵人各個擊破，蒙受相當重大的損失。

局勢人事重大變化

陳誠兼任東北行轅主任後，首先裁撤了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以收軍事指揮系統的一元化，因此東北的軍政人事均有劇烈的變化。如，杜聿明的離開瀋陽進關養病。鄭洞國由東北保安司令部副長官，改任東北行轅副主任。東北保安司令部參謀長趙家驥下放錦州，改任東北國軍第二訓練處處長。五十二軍軍長趙公武早已無影無踪，連什麼時候離開東北去了上海，筆者一點也不知道。陳明仁在四平街大會戰之前，因措置乖張，阻止遼北省政府疏散老百姓，以利作戰準備，而使人民蒙受嚴重損失，以及戰後不法行為被免職查辦。記者們相當熟悉的東北行轅兼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政治部主任余紀忠，離開東北赴北平轉往京滬。平素所知不多，但最喜與記者打交道的東北保安司令部總參議張學銘，因為東北保安司令部裁撤，不知自己處如何，雖然仍天天在東北鐵路賓館出現，但情緒低落默默少言。東北行轅第二處處長文強，顯然出了問題，什麼地方也

沒有他的踪影。東北行轅專門負責與記者們打交

道的劉汀業少將，已正式辭職到了首都南京。

東北軍政人事的變化，老百姓們也許沒有什麼感覺，最感不便的却是在瀋陽的記者羣，好像一切探訪線索完全中斷，茫然不知所措，就是仍留在瀋陽的也多一言不發，使人有瀋陽城市依舊，而人事全非之感。

楚溪春與陳誠之間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記者們走頭無路之際；筆者在英國瀋陽總領事，代表英皇喬治六世，頒獎新一軍軍長潘裕昆，以表

彰新一軍在第二次大戰中，在緬甸勇救英軍之圍的典禮中，認識了甫行就任東北行轅總參議的楚

溪春。楚溪春係保定軍官學校第五期畢業，畢業後留校擔任後期學員的輔導工作，做了學員隊中

隊長之職。中隊長與學員間關係，介乎師友之間，頗類似大學內的助教與學生間的情形，楚溪春為人和藹，加以生活上與學員們十分接近，學員們均以老師呼之。陳誠、劉翰東、羅卓英等在保定軍校八期求學期間，均編在楚溪春所輔導的中

隊內，彼此感情極佳，陳誠尤其為人尊師重道，篤念舊情，對楚溪春始終尊稱楚老師而不名。陳誠奉命出任東北行轅主任後，因感到任務艱鉅，

尤其瀋陽安危更關係整個東北局勢的成敗；所以特約在鎮守大同時，予共黨部隊以嚴重創傷的楚溪春，到東北出任東北行轅總參議，旋即付以防守瀋陽地區全責，兼任了瀋陽區防守司令官。筆者與楚溪春攀談之餘，提到了家叔陳厚弟

在保定軍校第二期畢業之事，他嘯了一聲說：「厚弟先生是我的學長，也可說是我的老師，當我初入軍校出操訓練，都是他帶隊，我還會到過府上，一幌有三十年了吧！」楚溪春並立即告知，

瀋陽警備司令部已奉命改組為瀋陽區防守司令部，由他出任司令官。瀋陽防守司令部，就在瀋陽中央社隔壁，從此之後，筆者便經常出入瀋陽防守司令部探訪新聞，並多次陪楚溪春夜巡大瀋陽

防務，以及以後視察馬三家子的冰堡，檢閱瀋陽南畿本溪地區國軍……同時防守司令部，主管

作戰的第五科的高科長，因為知道筆者與楚溪春關係，可以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在瀋陽會晤傅作義

民國三十六年十月中旬左右，筆者接連着有兩天，在瀋陽防守司令部裏，都未看到楚溪春踪影，後來據第五科高科長很謹慎的告訴說：「傅作義昨天到瀋陽來了，楚司令官這兩天都在陪傅作義在東北行轅開會，傅可能今天下午就要回去，這個秘密千萬不要告訴別人，也不要發新聞」

這時，筆者一看時間已在下午近三點，乃詢問高科長知道不知道傅作義現在何處，要想找他談談，到什麼地方去找？高說他只知道傅作義下榻東北行轅第二招待所，其他則一無所知。東北行轅第二招待所，一向為國內軍政要員至東北瀋陽的臨時下榻之所。筆者認識羅卓英、王鐵漢、白崇禧、魏德邁、陳誠等均在此處，當年行政院長張羣到東北，也是假東北行轅第二招待所，舉行記者招待會。因此，第二招待所，一向都是門禁

森嚴，對新聞記者而言，比東北行轅辦公大樓本身還難闖進去。

筆者爲了要會一會當時已屬華北風雲人物的傅作義，乃立即返回與防守司令部一巷之隔的中央社瀋陽分社，將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送的美式軍官服裝穿好，胸前佩好東北行轅來賓證，坐車直趨東北行轅第二招待所。到了第二招待所，在大門前被警衛所阻。筆者正在考慮以如何方式才能進入時，忽然看到楚溪春座車司機，站在招待所房簷玄關之前，他正面對着大門。筆者，連忙與他搭訕着，從容走進大門，警衛因不知筆者身分，但看與司令官司機這樣熟，乃不再追問，眼看着筆者由司機引進招待所內。

走進了寬敞布置豪華的大會客室，馬上看到楚溪春正陪着傅作義，坐在沙發上談話，看情形似有所待。傅作義雖然是坐着，已看出身材壯高大，他穿着布質深綠色士兵軍服，腳穿一雙業已褪色的黃色皮鞋，未佩軍階，頭頂已禿，面色黑黃，惟耳朵附近兩鬢下方則泛黑紅色，乍一看從外表上，一點也看不出是一個方面之寄的重要將領，與楚溪春質中將服裝一比，更顯得有些遜色；但當他一轉頭與筆者眼光相對時，他兩眼眼球上雖然佈滿了紅絲，但凝重而有神，立刻使人感到，這個人可不是一個簡單人物，遠非楚溪春可比了！

不速而至訪談要點

筆者一面遞上名片，一面自己介紹，楚溪春對筆者的不期而至，最初頗感愕然，但他仍把筆者向傅作義介紹了一下。猶記當年祇與傅作義談了幾分鐘，東北行轅參謀長董英斌（在臺逝世）忽然進入，談話乃告中止。茲將當年談話情形約略追記如下。

問：傅長官，您什麼時候來瀋陽的？
傅：我昨天上午到的，一會就要回去了。
問：請問傅長官來東北有什麼任務嗎？
傅：一點事也沒有，我早就想到東北來看看朋友們見面，我與楚司令官亦已多日不見。

問：有沒有看到陳總長？
傅：有。
問：傅長官，您看東北局勢如何？最近兩個月情形，越來越不像話了！
傅：我負責察綏地區治安，如何知道東北軍事情形！這個，你應該去問楚司令官，問我不是問錯了對象了嗎？（傅說完輕輕一笑，藉以減輕筆者的尷尬，楚溪春亦跟着笑起來。）

楚：傅長官來瀋陽消息，請不要發表新聞，也不要告訴他們。
傅：我很喜歡新聞界年輕的朋友，你們中央社的……（談至此傅若有所思，可能當時記不起名字來，這時東北行轅參謀長董英斌進入，談話遂中止）

董英斌進入後，傅作義起立向董說，我還要向陳總長去辭行，董答以陳總長已交代過，不敢再勞動傅長官，特意叫我來送行。傅作義、楚溪春、董英斌，乃在楚溪春示意下走入了一個內室，密談了好一會子才相繼走出。傅作義乃向董英斌、楚溪春說，現在就上飛機場吧！楚溪春乃陪同傅作義至院子進入他的座車內，筆者則進入董英斌車內。

傅作義來東北時的確定日期，筆者已行忘記，何況是一個新聞記者。但是不論是誰談話都要特別小心，否則很容易幫匪的忙，而對國家構成大害。你也許會注意

到，我從不對記者預測軍事局勢的發展，將如何如何！

楚：點頭並連說「是、是」。

軍事問題更應該謹慎少言。你注意不注意，見人就叫個不停的狗，多不敢咬人，牠也因爲「叫」而無法咬到人。咬人的狗是不出聲的，上來就是一口，使人無法預防。人亦如此，以我的經驗，最厲害的人，是不動聲色的人，也就是平素不愛說話的人。（傅態度相當誠懇）

問：傅長官所說的誠爲：「金玉良言」。
傅：我負責察綏地區治安，當時筆者一點也想不到，傅係爲察綏國軍出援東北而來。

楚：傅長官來瀋陽消息，請不要發表新聞，

，但記得傅、董、楚三人均未着軍大衣。傅臨上飛機前，與董、楚兩人道別時，傅的隨從始走到他的身旁，一手提皮包另一手拾着傅的軍大衣。機場上除楚、董與筆者外，他人似皆不知此禿頂軍人卽係傅作義，當傅走上飛機門口時，又轉身向董、楚兩人舉手爲禮，態度好像很嚴肅認真。

察綏部隊揚威東北

緣陳誠奉命出主東北行轅，係爲挽回民國三

十六年六、七月間林彪第五次攻勢後，國軍在東北之類勢。但陳誠於九月三日就職後，共黨卽展

開第六次攻勢，且其攻勢循環不休，了無止時，

國軍被迫又放棄了許多據點。五十三軍與四十九

軍調至東北後，仍未能反敗爲勝，楚溪春乃向陳

誠建議，調集在察哈爾與綏遠部隊出援東北，以邀擊於破壞瀋陽與北平交通的林彪部隊。

傅作義自東北返回張家口沒有幾天，察綏部隊中最精銳的暫三軍，由軍長安春山率領下秘密分兩路出關，與在遼西騷擾的共黨部隊展開激戰。暫三軍爲傅作義手中的一張王牌部隊，名義上是一個軍，其實不論兵員、武器裝備均爲雙料，真正實力猶超過兩個軍，有六萬以上人馬，且係步、砲、騎混合部隊，其戰鬥力有人云凌駕傅作

義出身的三十五軍之上。

傅作義在民國二十五年百靈廟之役時，卽已爲綏遠省政府主席兼三十五軍軍長。民國二十六年抗戰爆發，蔣委員長置重兵於山西高地，在戰略上威脅佔領河北省的日軍，日軍乃集中進入華

北，日軍大部，在太原以北之忻口與國軍展開空

前的大會戰，閻錫山急電召傅作義出任太原守將

，但太原不旋踵仍然爲日軍攻陷，蔣委員長乃命

其部隊組織當然隨之擴大。筆者約略知道傅作義

之察綏軍有孫蘭峯部隊、董其武部隊、郭長清部

隊、魯英麾部隊、安春山部隊、鄧友三部隊等，

人數當在二十萬以上，雖均負勇敢善戰之名，但

以安春山的暫三軍最富攻擊力量。

暫三軍係兵分兩路，一路是騎兵由察入熱，

另一路則是星夜自平綏路乘車，並急轉北寧路出

關。時林彪正率約二十萬衆與東北國軍纏鬥於遼

寧省西部的錦州與新民之間的北寧路以北地區。

乘北寧路出關的這一部份暫三軍，在錦州一帶下

車後，遂與東北國軍協同向東北方掃蕩，在熱遼

邊區一帶展開激戰。最初林彪對國軍的反攻並不

在意，仍然調兵遣將，步武過去以大吃小，伏擊、打擊，一套戰法，不料安春山另路騎兵通過熱察

走廊，自後方出其不意的掩來。林彪才在驚慌失措中，向東蒙範圍的科爾沁草原地帶撤退。

之地，國軍追擊部隊反常被共軍伏擊及被圍而失敗。林彪這次對付綏察部隊，仍是一面撤退，一面選擇地形，準備伏擊及圍困追擊的國軍前鋒部

隊。孰知察綏騎兵行動迅速，不待撤退的共軍到達預定地點，在半途就爲騎兵追及，再度遭受嚴

重創傷。因此，暫三軍在這場掃蕩戰中，在科爾

沁草原中，縱橫追擊，前後掃蕩，打得林彪部隊七零八落。

林彪遭此意外挫折，亟欲報復乃調集瀋陽外

圍援兵，連同遼西敗兵，在彰武以東地區集結，企圖以數量的優勢，阻止暫三軍的進攻，並準備

以大吃小的戰法，先予圍困再予消滅，雙方乃在

彰武以東的沙土草原地帶，展開了一場逐村逐落的盤腸大戰。彰武本屬科爾沁草原中心沙土地帶

，所有村落均屬窩棚式的木土房屋，根本沒有辦法建造以磚爲主的堅固院落，因此對共軍的圍困

戰法至爲不利。暫三軍的打法相當的狠，只要戰

場在村落內，可能有敵人埋伏之地，決不輕易進

入，並立即以砲火摧毀夷滅。到了夜間，對擋住

進攻路線的窩棚，一律施以火攻，對竄敵人，

騎兵馬上追擊予以消滅。這時，東北其他地區國

軍，亦一律發動攻勢，使林彪顧此失彼，一場連

瓦三晝夜的仗打下來，使林彪原在遼西騷動的一

、二十萬人馬損失近半，科爾沁草原主戰場彰武

一帶，遺棄的屍體即達七千餘具，暫三軍鹹獲的

武器，可以裝備一個完整的師而有餘。傅作義放

出的這隻不叫但是會咬人的狗——暫三軍，不但

安定了瀋陽的人心，並使整個東北戰場的風雲變

固守長春一大失策

東北國軍乃沿瀋陽至長春一帶中長路，展開一場全面性反攻，暫三軍亦越科爾沁草原，自彰武攻向法庫直指四平街。並自四平街續向北方進擊，於十月三十一日攻至公主嶺與守軍會了師，翌日，即十一月一日，再與長春國軍會師，同時被圍多月的吉林省省會永吉，亦告自動解圍。此時本為孤懸北方，距瀋陽近千里之長春、吉林兩地國軍南撤瀋陽的良機；為此，則近十萬之精銳國軍之新一軍、六十軍、地方團隊，當可轉至瀋陽戰場增強軍力，除可免去三十七年十月此項部隊全軍覆沒之命運外；亦可免去其後，虛耗國家財力甚鉅的空運補給，對當時百孔千瘡的國家經濟亦有補益。但當時東北當局，考慮吉林、長春均係在國際上聞名的都市，尤其長春更會為僞滿洲國的「首都」，倘能堅守，除對國際觀瞻有益之外；並認為在其黨區域後方留此兩個據點，對共軍亦有牽制作用，倘將來反攻時，在戰略上更可發揮重大價值。但從此以後，國軍戰況却江河日下，再無北上解圍機會，因此在長春以新一軍三十八師為主力改編的新七軍，與從吉林突圍撤至長春的六十軍等部隊，於民國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在無法獲得空中補給，食不能果腹的情形下，全軍盡沒。

安春山部隊的特色

當暫三軍步兵部隊，自北寧路的打虎山、新立屯、新民等地乘車至瀋陽，轉乘中長鐵路軍車

前往四平街一帶前線支援騎兵部隊時，除探購人員外，其他人員一律不准下車。筆者隨同達瀋各界地方人仕，前往瀋陽火車站慰勞時，見此批察綏部隊，均着土黃色棉大衣（東北國軍大衣色澤較深），個子長得都不算高，但全都是吃得胖嘟嘟的年輕小伙子，軍風紀之佳深為東北各界所樂道。

楚溪春歡宴安春山時，有人詢及彭武以東及以北的科爾沁草原民房蒙受空前損害時。安春山說：「我的部隊平素決可作到對民衆秋毫無犯，但在戰場上的暫三軍決非仁慈之師，一切均以打勝仗為第一，其他有時是顧不了那麼多！」俗語說：「一將功成萬骨枯」，這是對作戰的士兵而言，但是為了打勝仗，軍隊無法處處以人民財產設想，古今皆然，中外一理，誰又能獨責察綏部隊的暫三軍呢！

東北各界挽留安春山及其所屬暫三軍將士小駐數日，以資慰勞時，安春山說：「不再打擾了」，這些天山犧子們（對其統率下部衆的親暱稱呼）也够累了，有時候晚上我們都是彼此背靠着背打個呼就算睡覺了，叫他們趕緊回去，好好睡幾天大覺再說。」這時綏遠省參議會，參議長蘇挺，自歸綏給暫三軍拍來的祝捷電報中，有下列幾句話：

牛刀小試，察熱間走廊立通。

佈行陣於遼西，區衆聞風而失措。

藏甲兵於胸內，羣醜之殲滅難逃。

，前往四平街一帶前線支援騎兵部隊時，除探購人員外，其他人員一律不准下車。筆者隨同達瀋各界地方人仕，前往瀋陽火車站慰勞時，見此批察綏部隊，均着土黃色棉大衣（東北國軍大衣色澤較深），個子長得都不算高，但全都是吃得胖嘟嘟的年輕小伙子，軍風紀之佳深為東北各界所樂道。

旌旗揚遼錦，疑乘雪夜驚至；
戰鼓震吉長，驚為天外飛來。
我察綏健兒聲威益高矣！

一念之差大軍覆滅

蘇挺議長這通祝捷電報，瀋陽各報紙均在第一版上刊出，對其詞藻的對稱，均讚不絕口，益增察綏國軍在東北地區的聲威。由於此一戰，察

綏國軍表現的精悍勇猛，揚名聲於國內，傳作義本人更得藉此竊得善於用兵的虛名，自然而然的為國人所信賴，亦為當局所器重。加之，此時華

北的一戰區，新有石家莊之敗，兩個軍北上途中被共黨伏擊所吞沒，平津一帶局勢極為緊張。

政府乃撤消孫連仲司令長官所主持的一戰區，改組為華北剿匪總司令部，並擢升傅作義為剿匪總司令，職權之重、聲譽之隆，華北地區無人堪

與其比擬者，在理論上其老長官閻百川亦在其隸屬之下了！

其後東北數十萬大軍，在遼西黑山地區覆敗，林彪率大股部隊向華北地區開始流竄，局勢險惡已達極點時，傅作義乃遄赴張北、張家口等地，進行撤軍緊急行動。此時，察哈爾各縣市民衆，驚聞國軍將行撤退，因而張皇失措，乃集體環跪傅作義張北的臨時行館門前，哭求勿遽行撤退。傅作義為之沽名釣譽，一時竟動了婦人之仁，竟答應暫行緩撤大軍。但第二天即行警報頻傳，並得悉林彪主力並未撲向冀東以攻平津，其目標乃係傅作義主力部隊所在之平綏路各地。傅作義

知事機緊迫已間不容髮，始不顧一切，命令其軍隊火速登上從各地調集的車皮，沿平綏路向北平地區撤退。但暫三軍、三十五軍等一、二十萬精銳部隊，竟以半日之差，大軍行至平綏路的新保安站途中，爲適才湧至的林彪共軍所包圍。察綏國軍因係撤退途中，軍車絡繹，首尾無法相顧，

態勢亦無法展開，復加以新保安係彈丸小城，在羣山之下，先天上無法防守；他們首先遭受周圍密集砲火的轟擊，其後復面臨數十萬共軍人海戰，負了國家栽培之恩，與領袖付託之重，將錯就錯之差下而全軍覆滅。

傳作義遭此挫折，自知其所憑藉的部隊已化爲煙塵，大錯之鑄成皆咎由自取。自此終日繞室彷徨，頻頻頓足，並自批面頰者再，最後他竟率術的猛撲，一、二十萬的健兒，就在傅作義一念的搞了一齣「局部和平」醜劇。有人說，倘東北局勢不敗，在華北多假他兩年時間，華北將有力量支援東北，平反戰局亦未可知。

中外文庫 文 史 論 譏 全 冊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
謝 康 教 授 著

之二十九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的又一部精心傑作，析論中外文學家、歷史學家以及政治學者的思想、事功及掌故軼事，深入淺出，字字珠璣，要目有：「評譚嗣同仁學」「新人文觀念與生活覺解」「歷史教學的社會意義」「從律詩駢儻說到中國藝術的特徵」「略談英、法德三國比較文學之特徵」「近代法國社會小說之演進」「論報章文學與純文學」「十九世紀法國小說概觀」「從一部同情蘇俄的書看它的弱點」「俄國兩大文豪的絕交」「再論文學史的方法」「論諸葛亮」「屈原底追念」「秦始皇論」「談謝靈運」「論關羽」「韓愈論」「柳宗元論」「岳飛」「曾國藩論」「談彭玉麟」「李香君」「清末民初廣東名詩人徵略」「晚清嶺南學派及其影響」「論中西文學批評之比較」。全書五百餘頁，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台幣壹佰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大專 最 新 應 用 文 用 書

邵 健 行 著 定 價 豈 伍 十 元

二十四開本穿線平裝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

本書爲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應用文的涵義、特質、種類、書信種類、結構、術語及書信的信箋和信封的寫法。便條。明片。柬帖。公文。電報。會議文書。規章。契約。慶弔文。對聯、題辭。啓事。廣告……等及待人治事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應用文範例。王成聖教授作序。定價壹佰伍拾元。適合大專教材及一般閱讀之用。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紙收壹佰貳拾元。